

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责编:赵日超 版式:沈佳

如果把淮安比喻成一本古意浓厚的线装书,龙窝巷、上坂街……这些旧迹斑驳的小街小巷,就是竖排的一行一句,而高大巍峨、饱经沧桑的镇淮楼则是序章,虽身处现代高楼重重包围,依然有着威压全城的恢宏气势。

镇淮楼,这个饱经风霜的智者,矗立在古城已千年之久,他深邃的目光穿越历史风云,投射在诗意的远方,他的内心一定波澜起伏、波涛汹涌,但他的喜怒哀乐从来不表现在脸上,他的思想和思虑总是深埋心底,胸中如有块垒,也是用静水流深的运河酿酒,用千里奔袭的淮河作墨,甚至用烟波浩渺的洪泽湖来浇尽。

淮安城也是山阳县县城,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和别处不同的是,山阳是先有城,后有县。山阳未建县之前近200年,已是重兵镇守之地和临时州郡治所,桓温、刘裕等众多名将都先后在这里驻守过。凡是古老的城池,都会在建城的时候同步建造谯楼。现在的镇淮楼就是那时的谯楼。谯楼用于登高望远,或击鼓报时或抢险救灾或了解民情。戏文中有“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的唱词,老百姓一般称谯楼为鼓楼,至今仍多以鼓楼来称呼镇淮楼。

镇淮楼这个名字是乾隆以后改的。《淮阴故实》引乾隆府志记载云:“按今名鼓楼,嘉庆间督漕铁公保改题‘镇淮楼’,额曰‘声彻云衢’”。铁保是嘉庆四年至七年时期的漕运总督,改名镇淮楼或许是由于镇压淮水、祈免水灾。这座砖瓦结构的城楼,成了征服水患的神坛,也成了百姓顶礼膜拜的图腾。

其实千里奔袭的淮河,在宋代以前,也是一条有尊严的河流,发源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经群山林莽,东流入海。淮河与淮安血脉相连,淮安之名就源于淮河。从甲骨文的古字形态看,“淮”字就像短尾鸟在淮河上自由飞翔。但淮河也曾历经曲折。宋金大战,开封守将挖开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夺淮出海,被夺去河道的淮河无处可去,郁闷之下,一口气“憋”成了洪泽湖。这个黄河夺淮的过程持续长达六百余年,直到清末,黄河才离开淮安北徙而去,黄河夺淮,导致洪水四溢,灾民遍野。为了安抚哄骗百姓,朝廷在洪泽湖边铸成九条镇淮大铁牛,又多次修建这座号称震慑淮患的城楼。

当然,现在的淮河早已不是曾经的脱缰猛兽,而是流水清清,烟波淡淡,一河柔波流淌在祖国的腹部。更为难得的是,淮河与决定古代王朝命脉的大运河在淮安交汇,更让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之要地,成为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南文化化、南风北俗、南腔北调,在此碰撞、激荡、交融,捧出一颗闪耀的江淮明珠。正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淮安这片土地,自吴王夫差开邗沟通江淮起,即为南北对峙和兴兵征战之地,吴王夫差三度过淮北上争霸,东汉广陵太守陈登、两晋南北朝谢玄、民族英雄史法等都曾驻军于此。南宋与金对峙时期,韩世忠和梁红玉“顿兵八万于山阳,如老罴之当道”,金人不敢轻易过淮。据说,韩世忠曾在镇淮楼指挥作战,累了就和衣而眠,直到取得胜

## 镇淮楼上钟声远

谷昭

利。如今,镇淮楼上还立着几面大鼓,偶有人登楼击鼓,鼓声激越悠长。楼下有拱形门洞,当年是行车走马的必由之道,故有“南北枢机”之称。

镇淮楼南侧墙脚下,文渠由西向东汨汨流过。文渠是淮安城的母亲河,因筑城而生,其源头正是大运河。文渠和镇淮楼一样,是这座小城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刻痕。流过全城的文渠,有着数十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其中镇淮楼前的这座桥,原名谯楼桥,元代改名为三思桥,意为路过此桥时,须三思而行,桥名沿用至今。只是不知路过的今人,是否还像古人那样“吾日三省吾身”。

宋代,淮安原来另有一座镇淮楼,就是镇江都统司酒楼,位置在今淮安古城八字桥路北西侧。南宋初期军队镇守淮安,多以镇江为后方依托,守军有时即用镇江都统司番号。最早把两座楼搞错了的是同治《山阳县志》和光绪《淮安府志》,后来卢福臻的《咏淮纪略》也跟着误信。民国初年,续纂《山阳县志》对此进行过纠正,尽管有了纠正,但寻常人是不会将两本县志对比起来读的,更没有想到县志也有错误,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以讹传讹。当然,我也宁愿此楼不是都统司酒楼,酒楼也不能彰显淮安城的精神气质。彼时,来自各地的达官巨贾、文人骚客、僧道名流经常在都统司酒楼饮酒聚会、吟诗作对,通宵达旦,酒楼外则熙熙攘攘、繁华喧嚣、不绝于耳,让人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

后来,镇淮楼不断得到维修,逐渐形成今天的面貌。如今,站在镇淮楼上极目远眺,江淮风光便尽收眼底,好一番锦绣图画。其北,既有600多年历史且大堂体量为全国之最的淮安府,还有曾经总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部院,这些品级极高的官署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放眼全国,鲜有比肩者。其西,是绵延千年的大运河和激荡千里的淮河,以及日出斗金的洪泽湖,这“两河一湖”母亲般滋润着江淮大地。其南和其东,则是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和浩瀚无垠的黄海,水天一色,浩瀚无垠。这大河、大湖、大海、大海是如此的博大与精深,如此的宽广和淳朴。或许正因为这些大河、大湖、大海孕育了淮安这座城。尽管自从清末大运河逐渐被弃用以后,淮扬一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好在近年来,随着高铁、机场的建成,曾经“九省通衢”的枢要之地,再次恢复了300年前的便利与通畅,“帆樯林立,舟楫如梭”的漕运胜景触手可及。看到这些,镇淮楼这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说不定会写出一篇文思飞扬的“淮安赋”。

细水流年,时光静好。徜徉在镇淮楼下,触摸青中带黑、黑中泛灰的旧墙壁,触摸那一段段被江水、河水或者湖水、海水浸泡的日子,一束明亮的阳光从幽深的门洞中透过来,使得镇淮楼有了特殊的韵味。

历史的钟声滴滴答答划过天空,但从未真正离开过这里,仍然在青瓦飞檐上回荡盘旋。那四只瓦雕龙首,二十根圆润粗大的朱红顶木,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便是一部江淮大地的发展史,也构成淮安人的精神殿堂和心灵寄托。

深夜,在戈壁滩……  
月亮很亮很大。那是因为高原的天空很低。蓝天拥抱着明亮的月儿。

极度的静谧使戈壁滩显得无限的空旷,今晚因了这两个军人的出现,更加寂寞。

胡明心中暗神怡。他觉得这镶着明月的天空是属于自己的天空,这铺着一层银色月光的戈壁滩也是属于自己的戈壁滩。连他也奇怪,来到可可西里医疗站已经一年有余了,为什么今天才有这种甜蜜的感觉?

他看看身边与他踏着同一节拍走在戈壁滩石子路上的叶萍,叶萍低着头,不说话。

“变成哑巴了?”他问。

“你说话了吗?”她反问。

俩人笑了,开怀地笑着。笑声无遮拦地滚动在空旷的戈壁滩上。

叶萍深深地叹了口气,又长长地吐出。

“缺氧?”他问。

“不,今晚的空气真新鲜!”她认真地回答。

谁都知道,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何谈空气新鲜?这是叶萍独到的发现——缺氧的美丽。

戈壁滩静悄悄。月亮仿佛有意地下降了许多,要给这两位军人更多的月色。他们踏在碎石地上的脚步声传得很远,也脆亮,有时不得不产生错觉:有人从远处向他们走来。

静夜,踏月戈壁行,心旷神怡。

“胡明,可可西里的夜真美!”

“是今晚才发现的吧?”

“我从来就没有在夜里走过戈壁。”

“这就叫不会享受生活。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包括这个人烟稀少的可可西里。”

“有这份闲心吗?再说即使有了闲心,没有那个胆量,荒凉的戈壁滩狼虫虎豹多的是,不把人吃了才怪呢!”

“今晚不是在戈壁滩散步来了吗?狼在哪里,雪豹又在何处?”

“这不有你陪着嘛,把那些野虫虫都吓跑了,躲得远远的。”

“叶萍,说实话,是你陪着我,要不我也不敢一个人出来的。”

“真的?”

## 深夜,在戈壁滩……

王宗仁

有权利不让她在这荒山野岭乱走,因为夜里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

胡明真的着急,阿袁倒显得平静了许多。她说:“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有它给我做伴,给我壮胆,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这时,胡明和叶萍才发现阿袁怀里抱着一团黑乎乎的什么活物。俩人惊讶,胡明问道:

“那是什么?”  
“藏羚羊。”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  
“我并不打算伤害它,只是让它陪陪我,解解闷。”

胡明和叶萍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原来,楚玛尔河畔有一户藏族牧民,祖辈放牧,经年累月和野生动物打交道,却从来不伤生。头些年总有不少黑了心肠的人白天黑夜地在可可西里猎取藏羚羊。老牧民一家看着倒在枪口下的一只又一只藏羚羊,多次对天祈祷,让苍天保护大地上的生灵。善良牧人在草滩上总会遇到一些受伤的藏羚羊和丢失的藏羚羊小崽子。另外,还有那些秃鹫,它们从高天上扑下来,捕获藏羚羊,常常一连扑倒几只,可是只能吃掉一只就填饱了胃。把其他被咬伤的藏羚羊扔在草滩上。牧人心痛万分地抱起这些没有家园生命脆弱的动物,专门腾出一顶帐篷作它们的生息地。老牧人发誓,等它们的伤好了或可以独立生活了,放回草原……

阿袁说,她怀里的这只藏羚羊崽子就是从老牧人那里借来的。

胡明不相信这个“借”字,因为他非常清楚老牧人爱羊如子的性格,他绝不会轻易给别人“借”他这些心肝宝贝的。

“阿袁,老实说,你是怎么拿到这只藏羚羊的?”胡明的口气非常严肃,显然他要发威了。

阿袁低着头,一语不发。

胡明逼问:“阿袁,你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只藏羚羊到底从哪儿来的?”

阿袁也生气了,吼道:“你不要逼我了,我把它送回去还不行吗?”

说罢,她就转身慢慢地走向夜幕笼罩的远方……

胡明跟了上去。

叶萍原地站着没动,眼里噙着泪水……

## 闲言碎语咏春秋

张秀华

春有百花秋有月,秋天能照亮人们眼眸的何止是月,还有那么多秋天的花!

当秋天第一缕凉风吹来,桂花便大把大把地把香气撒向秋天的怀里。那黄灿灿的金桂,那乳白色的银桂,还有橙红色的丹桂,依然那么一开,秋天便轰轰烈烈地热闹起来。正在人们专注于桂花细碎的花瓣随风漫舞的舞姿时,姿态万千的菊花也悄然开放了。

有的花瓣卷曲有致,恰得像美人的卷发;有的花瓣紧紧围绕,矜持得像个不肯出阁的少女;有的大大方方地敞开开心扉,把所有的心思一股脑儿的倾诉给懂它的人……你可千万别误会,秋天不只有菊、桂二花!瞧,秋花像瀑布一样洋洋洒洒在枝头铺开;鸡冠花那热烈的色彩穿透了秋天的碧空,让人忍不住驻足凝神;绣球花刚刚在春天里占尽风光,望穿了整个夏天,又匆匆地挽起秋风的手,再次登上秋天的舞台;路边的木芙蓉每天都在精心地打扮着自己,它们的肤色衬得那裙摆都粉嘟嘟的……

春是多情而又善变的。有时候,春像一个顽皮的孩童,说变脸就变脸:有时春风暖面而温柔,像母亲娓娓的话语;有时春风寒意袭人,又如父亲那严厉的眼神。但就在一次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春风中,河水释怀,花开蝶舞,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隆重登场。

秋是稳重而又成熟的。秋像一个经过历练而坎坷的少妇,冷静从容。秋风带着喜人的体香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从山头滑落到树梢,再滑落到田野,在这些音符的跳动中,高低错落的山上层林尽染;一望无际的田园硕果累累!

春绚丽而浪漫。春恰似天真的孩童,活力无限而又任性调皮,她尽情地展现自己,表现自己,她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而又精力充沛的艺术家。她调

皮地用迎春花的小喇叭轻轻一吹,万千百花便能一一唤醒;她的小手就是一根神奇的魔法棒,随便一挥,一大片又大片的绿便跳跃在山川、田野、小路旁,跳跃到人们的眼帘里,人们不由地发出:春天真美啊!

如果说对春天是喜欢,那么对于秋该用“喜爱”这个字眼了。秋无论浓彩淡墨,哪一种颜色都能代表秋的颜色。黄的梨,紫的葡萄,红彤彤的石榴,金灿灿的稻谷,黑红黑红的高粱,灰白灰白的花生……哪一样不散发出丰收的气息?

对于春与秋,大多人喜春悲秋,如“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哪一句不是对春的喜爱?

而我也欣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也很喜欢“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感慨。

其实,春与秋应是相辅相成的。春有春的风彩,秋有秋的韵味。

前不久我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从每个人脸上刻着的岁月痕迹中,我深知曾经青春洋溢的我们也走到了人生之秋。

我想,人的一生也与这四季里的万物一样。我们曾是春天新发的芽,曾是夏天灿烂的花,现在正忽缓忽急地走向自己的秋天,一个个平凡的日子组成了我们曾经度过的每一个春秋。

漫步在人生之秋,赏一片枫林,或敬一黛远水,或掬一口秋水,任时间轻流慢淌,那么这样的秋天便增添了几分诗意。

春去秋来,顺其自然最好。今后的日子里,一只手执一支素笔,辞言碎语咏春秋;另一只手持寻常烟火,平心静气度春秋,那么余生的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时光,是秋天,亦是春天。

## 七排 萧湖即景

赵星庞

莲花街上说春秋,  
石板铺荷生步健,①  
古桥古运凭栏眺,  
一路千莲街面刻,  
踏莲好似云梯踏,  
惊动婵娟家舍望,  
钩鱼台下慈波涌,  
追忆韩侯功赫赫,  
忽鸣白鹿霓裳艳,②  
带柳园奇围半亩,  
忠肝烈烈解民困,  
横溢才华夸父老,  
重重疑阵乡兵劲,  
古曲篇篇歌荡漾,  
夏雷吐宝泥增翠,  
胜景铺排伸昊宇,  
笑平泉柱擎天啸,  
请看淮安河下志,

①石板上刻有朵朵莲花。  
②白鹿:传说为神仙所骑。  
③貔貅:猛兽;常比喻军队。

## 鸭肥稻黄饭菜香

赵长顺

鸭肥、稻黄是秋天应有的样子,而当鸭子和水稻有机结合生产出——稻鸭米,无疑又给这个秋天增添了一份喜悦。

鸭稻米我不陌生,早就听说是通过“鸭稻共作”而生产出的一种生态有机大米。最早起源于东北的五常市龙凤山水库一带。三年前的“五一”小长假,接到淮安区作协管广静的电话,相约几个文友去淮安施河镇,参观由她老公林介洪先生创办的稻鸭米生产基地。我很是惊讶,淮安也可以生产稻鸭米啦!于是便爽快应允了。

不过那时正值仲春,我们既没有见到稻子,也没有见到鸭子。不过并没有让我们失望,迎接我们的是遍地盛开的紫云英。一共才五百亩的稻鸭米基地,紫云英花就占了一半。那些紫、红、橙、黄、粉色的紫云英,和说得上名字的、说不上名字的野花夹杂在一起,或鲜艳,或淡雅,让人应接不暇。不知谁问:种这些紫云英是为了观赏吗?从体制内辞职办农场的林介洪告诉我们要说,并不是完全为了观赏,紫云英固氮能力强,有利于促进农田氮循环,可以提高稻米的品质。欢迎你们秋天再来这儿,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鸭子和连片水稻。

一晃三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过“鸭稻共作”的场面。也许林介洪是为了兑现那年春天的承诺,今年深秋的一天,管广静发来信息,邀请我们再次到施河参观稻鸭米生产基地。并强调,这一次可以看到待收的稻子和鸭子,我再次爽快应允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们终于成行。车子出城后,金灿灿的田野有点晃眼,一派丰收景象。中巴车进入施河镇后,在鲁成村的一个路口,拐进了品味林生态农业园。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把诗歌写在田野上”的醒目牌子,这是多么有情怀的农场主啊!

我们仔细打量着他写在大地上的诗:田间的稻子正熟,沉甸甸地低下了头,在秋风的鼓动下,好似向我们招手。我想,那一排排整齐的稻子不就是诗行吗?这一粒粒饱满的稻子,不就是珠玑的文字吗?如此诗情画意,一帮人争相拍照、录视频,我想这些图文,不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有些人的朋友圈里和抖音中。此时此刻,不会有人想起耕种、施肥、治药这

些俗不可耐问题,但对于在农村长大、亲历过耕种艰辛的我来说,想到了这些问题。

林介洪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他介绍说,现在插秧实现了机械化,在秧插后15天左右,每亩稻田里放养15只出生20多天的小鸭,鸭子在秧苗间啄食吃虫代替了农药,游动替代了除草,鸭粪又取代了化肥,完全不需施肥,喷洒农药和除草剂,在有机生态环境的鸭子也得到安全生长。我感慨到,想当年从弯腰插秧、顶着烈日耘锄,到涝了要排水,旱了要灌水,有虫灾要治药,整天都要在田间转,真是天壤之别。林介洪说,现在有机稻鸭米种植基地全部铺设了光纤,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实现了物联网技术下的智慧农业。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进入公司农产品